



王隱

子張問孔老夫子要怎樣才能到處行得通。

孔老夫子說：「只要說話能忠心信實，作事能篤厚謹慎，雖在南蠻、北狄這樣的國家裡，照樣行得通。若說話不忠心信實，作事不篤厚謹慎，即使近在自己的鄉里，能行得通嗎？當你站立時，就彷彿看見忠信篤敬四字出現在眼前；當你座車時，又彷彿看見忠信篤敬四字倚靠在車前橫木上一般。能如此，自會到處行得通了。」子張把孔老夫子這段話寫在衣帶上。

這個“行”，包括兩種意義，一個是指行為；一個是指古代“行人之言”的行，也就是外交工作。子張這時正在作行人，辦外交的事，請教孔子要怎樣辦外交。

孔老夫子告訴了他千古名言。他對官式外交和國民外交的原則早已說了。第一，對人絕對誠懇，不要玩手段，正直坦率，這是最高的禮貌。第二，和不同文化、不同風俗習慣的人相處，不要表現得太關心，過分的關心，也許被認為干涉他們的自由，他們沒有互相關心的習慣，反而感到麻煩。

這不是說外國人不對，我們才對，這是文化基礎不同。了解這一點，和任何一國人的交往都差不多。

這裡孔老夫子告訴子張，言語要“忠信”。忠，就是直心；信，講出的話一定兌現。行為態度上要“篤敬”，忠厚而誠敬。做到了這樣，就是野蠻的人也可和他往來。“蠻貊”在中國古代，是指邊疆的落後地區。“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？”

這句話的“雖”字很重要，如果“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”，就是自己的鄰居，本州本里都走不通。在態度上，站就規規矩矩站在那裡，隨時好像面對長輩那樣恭敬；坐在車上，就規規矩矩坐，身心修養，做到言行一致，就可以擔當行人的任務了。